乡音载烽火,故土藏风云

——读白占全的长篇小说《晋西风云》

□ 卫彦琴

《晋西风云》是一部真实呈现山西第一支红色武装晋西游击队的长篇小说,全景再现了晋西游击队创建和发展的传奇历程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柳林人,品读同乡作家白占全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晋西风云》,心中始终萦绕着一种独属于故土的温热与厚重。不同于市面上宏大遥远的革命题材作品,这本书扎根吕梁晋西这片厚重的黄土,用熟悉的乡音、鲜活的民俗烟火、真实的乡土历史,为我们还原了一段深埋在晋西沟壑间的热血往事。通读全书,于我而言,既激发了久违的乡愁共鸣,更受到了深刻的精神洗礼。

一、乡音织文脉,烟火润初心

读《晋西风云》,最先打动我的,是扑面而来、字字亲切的乡土气息。作者作为晋西本土作家,深谙这片土地的语言与烟火,书中大量运用地道的晋西方言与民间俗语。“炕楞”“脑畔”“后窑掌”“灶火圪廊”“硬柴”“黑间”“圪栳”等等,这些质朴鲜活的乡土话语,有些在标准普通话中没有对应的词汇,可只要一读,便觉得分外亲切,如同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,听乡邻慢悠悠地讲述陈年旧事。

翻阅书页,打谷场一章里写到:“一进门,陆野划着火柴,找到后炕楞上的灯树点着。朝窑里看看,窑洞并不深,仅有丈四五深浅,前面靠窗是一盘八九尺长的炕,连炕后面是一小灶台,紧靠灶台脚底放有一小木桌,桌底垛着一垛硬柴,后窑掌放着一对立柜”。“贺兆林跑到灶火圪廊一看,没有硬柴只有细柴,出去在院外的柴草房里找了一把黑豆秸,回来点着黑豆秸,放进火里,又抽出硬柴,放在黑豆秸火苗上,硬柴慢慢着了火,顺手在灶火圪廊水瓮里舀了三四瓢水,倒进铁锅里”“候则说着就哭了起来,高豹子恼火地说,哭甚的怂嘞,男子汉大丈夫哭鼻流水不害丢人”……读着读着,我仿佛重新回到了儿时的乡村岁月,眼前是熟悉的窑洞生活场景,耳畔是乡邻闲谈的质朴语调,儿时零碎温暖的乡土记忆被尽数唤醒,格外治愈、格外动人。

更为难得的是,作者没有孤立书写革命历史,而是将晋西民俗文化、特色饮食自然融入剧情肌理,让革命历史,铺满温热的人间烟火。书中细致描摹了乡间热闹的皮影戏,幕布光影流转、唱腔古朴悠长,是旧时晋西乡村最珍贵的精神娱乐;笔墨间萦绕着柳林碗托、芝麻饼子的市井烟火,孝义石头饼的焦香酥脆,还有汾阳八八席的特色美食。在物资贫瘠、战乱动荡的旧时代,这些寻常吃食、传统民俗,是晋西百姓最朴素的幸福,也是一方水土独有的文化印记。硝烟未起时,乡民守着戏台烟火、三餐滋味安稳度日;乱世来袭时,这份对故土烟火、寻常生活的眷恋,便成了普通人挺身而出、守护家园最质朴的初心。乡音、美食、民俗交织相融,为厚重的红色故事铺垫出温润的乡土底色,也让这段晋西革命史,有温度、有根脉、有烟火。

二、虚实相生,还原本土真实的红色书写

《晋西风云》聚焦晋西游击队从萌芽、组建、发展壮大到整编蜕变的完整革命历程,在创作手法上极具巧思,做到了历史为骨、文学为肉,虚实相生、真实可感。全书人物多采用艺术化名,对人物性格、人生经历进行了文学改编与艺术加工,让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立体;但书中所有斗争地点、重大历史事件、队伍发展脉络,均依托真实的晋西红色史料,有据可查、有史可依。

这种创作方式,打破了传统红色小说的距离感。很多晋西游击队的斗争故事,小众且隐秘,少为外界熟知,却真实发生在我们脚下的吕梁大地、晋西山河之间。我们如今安稳平和的幸福生活,正是当年这片土地上的革命先辈,以血肉之躯、以赤诚热血,历经磨难、浴血奋战换来的。

如今读到那些惊心动魄的游击斗争、艰苦卓绝的革命坚守,就发生在我自幼生长、日日熟悉的故土之上,内心满是震撼与动容。那种真切的历史质感和浓郁的故土情怀,让属于晋西儿女的自豪与敬畏,油然而生。先辈们的勇敢、坚韧,不再是抽象的名词,而是脚下黄土承载的一段滚烫过往。虚实相生的笔法,既保留了历史的严肃性,又赋予文学想象的空间,让红色故事变得可感、可亲。

三、以人物与地域为线索,叙事紧凑而从容

受真实历史框架束缚,虚构空间有限,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,极易陷入史料堆砌、情节松散、叙事拖沓的困境。而《晋西风云》巧妙规避了这一短板,全书以核心人物、事件发生地域为双线叙事线索,一个个发生在不同村落、不同山沟里的斗争故事依次登场,彼此关联,层层推进,共同拼出晋西游击队波澜起伏的发展图景。这样的结构,不会让读者迷失在繁杂的史实之中。每到一处地点,遇见一个人物,故事便在此扎根生长。这种构思,足见作者的用心。他没有强行铺陈宏大场面,而是依托地域,把宏大的革命叙事拆解成一个个发生在晋西乡土上的故事,让历史的洪流,就藏在一个个山沟、一处处村落里。这种紧凑的叙事,让整部作品读起来流畅自然,也让我们看见,革命从来不是孤立的事件,它散布在晋西大地的每一个角落,牵动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。

四、烟火与烽烟相融,革命叙事的动人新意

小说是语言的艺术,文字是承载历史与故事的最佳载体。许多红色作品往往偏重战争杀伐、残酷斗争的宏大叙事,容易忽略普通人的生活质感,使得故事悲壮有余、温情不足,宏大有余、落地不足。

白占全先生的创作亮点,还在于精准平衡了烽火残酷与乡土烟火。他将波澜壮阔、生死博弈的革命风云,稳稳安置在旧时贫穷闭塞、却始终热气腾腾的晋西乡土之上。战火纷飞、局势动荡的年代,普通人依然守着一方乡土,看皮影、做吃食、邻里相助,用力生活。

正是这种独特的对照写法,让革命不再是悬浮的宏大概念。游击队员保卫的不是空洞的口号,是家乡的山河土地,是乡亲的安稳日子,是代代相传的民俗烟火,是碗托饼香、戏台光影里最朴素的人间日常。烽烟护烟火,热血护苍生,铁血悲壮的革命叙事,因为有了乡土烟火的加持,变得柔软、深情、厚重,极具感染力。

五、去脸谱化塑造,书写最真实的人性百态

相较于多数红色题材作品非黑即白、正邪割裂的刻板叙事,《晋西风云》最可贵、最出彩的艺术亮点,就是彻底打破人物脸谱化,回归最真实、最复杂、最立体的人性。书中无论是革命先驱,还是地方势力、灰色人物,都是活生生、有血肉、有欲望、有软肋的普通人,摆脱了模板化、标签化的文学套路。

书中以陆野、白钟林为代表的晋西游击队组建者与革命骨干,不是完美无缺、不食人间烟火的“圣人英雄”。他们出身乡土、平凡质朴,他们不是生来勇敢,而是在山河破碎、民生凋敝的绝境里,一步步觉醒、一次次坚守,在一次次斗争与抉择中淬炼初心、扛起使命。

与此同时,书中塑造的野鸽子、高豹子、贺兆林等烟土客商、乡土土客与地方势力,也没有被简单“丑化、妖魔化”。他们游走在黑白边缘,逐利而生、唯利是图,贩卖烟土、扰乱乡序,身上带着乱世小人物的贪婪、自私与投机,有私心、有劣根、有算计。他们是乱世的产物,许多都是时代浮沉里挣扎求生的普通人,善恶交织、利弊共存,立体而真实。

高豹子革命意志不坚定,最后叛变;贺兆林在村里欺男霸女,最后被枪决;只有野鸽子虽然是个女子,却一直坚持参加革命。这种全员去标签化的人物塑造,让整部小说跳出了俗套革命文学的固化模式。没有绝对的好人,没有绝对的坏人,只有乱世洪流中不同立场、不同选择、不同命运的普通人。也正因这份极致的真实,让读者读来格外入心、格外共情,更能读懂乱世生存的艰难、革命坚守的不易,更能理解先辈挺身而出的伟大与崇高。

六、结语

我常常思考,今天为什么还要读本土红色文学。对我而言,阅读《晋西风云》,不只是重温一段革命历史,更是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。曾经,我熟悉这里的味道、方言、民俗,却不曾细细体会这片土地承载过怎样沉重的抗争。先辈们的勇气,藏在群山褶皱之中,藏在代代相传的乡土记忆里。

时代变迁,战火远去,皮影依旧会在乡间响起,柳林碗托、孝义石头饼依旧是我们喜爱的味道。烟火日常得以延续,正是当年无数人奋力抗争的结果,乡土文脉和红色血脉,本就紧紧相连。本土作家用文字留住往事,让后辈知道,我们安稳的烟火,来之不易。

难忘故乡荣西村的泉水

□ 成晋有

品读二哥的《泉水记》,字字质朴,句句情深,读罢令人感慨万千。那些深埋在岁月深处的故乡记忆,瞬间翻涌心头,尤其是儿时挑着红皮盔子、往返山路挑泉水的一幕幕画面,清晰如昨,久久挥之不去。

村里饮水,素来倚着山沟里的几眼泉井。大井沟路途稍远,但山路平整宽阔、好走省心,最让人兴奋的是打水从不拥挤,不用久等,弯腰就能舀起清冽的泉水,满满当当挑着往家赶。一路步履轻快,满心清爽,这份酣畅的滋味,能从泉边一直绵延到家门。稍作歇息,便又满心劲头,折返山路去挑第二趟泉水,如此朴素的童年时光,就伴着潺潺的泉水,过得幸福又快乐。

而最让我刻骨铭心、终生难忘的,还是小井沟担水的经历。不同于大井沟的从容顺遂,小井沟挑水,藏着满满的用心,更多的是步步小心,甚至是时时的提心吊胆。这里的山路狭窄陡峭,蜿蜒曲折。对于八九岁的孩童而言,每一步都是考验。行走其间,既怕脚下打滑跌落沟底,又小心翼翼护着肩头两边的红皮则水盔,唯恐磕碰破损,尤其是山路转弯抹角之处,更是步步谨慎,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

那时的心里,总藏着几番纠结。贪图近路便想直奔新井,可心底又默默犯嘀咕,总觉得老井水质稳妥、出水稳定,更让人安心。偶尔还会心生期许,想多走几步路,去红土崖碰碰运气。村里的长辈们时常念叨,红土崖的泉水最是养人,用这泉水蒸煮饭菜、熬煮稀饭,味道清甜醇香,是普通井水比不了的。可红土崖的泉水向来细碎温柔,出水缓慢,十去九空。每次赶到崖下,总能看见井边静静摆放着两三只水桶,可泉眼细流涓涓,储水寥寥无几。即便四下无人,看着前人留下的水桶,也深知人家先来等候,自己若是贸然舀水,心中便会惴惴不安、心生愧疚。几番犹豫,终究是转身折返,毫不犹豫地走向熟悉的老井……

改革开放之后,每年总有两次回乡小住,时代早已变迁。家家户户都修了水窖,储水充足,饮水无忧,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去挑泉水。可我依旧不改旧习,每日总要抽空去小井沟挑一担红土崖的泉水。也许是一份执念,让年迈的母亲再尝一尝这滋养故乡人的山泉甘甜。

母亲又吃上红土崖泉水做的饭菜、尤其是熬下的别有风味钱钱饭,她总会细细念叨,连连夸赞:这泉水熬出的饭,色泽金黄温润,钱钱软糯细腻,米粒饱满不烂、爽滑醇香,入口清甜回甘,是自来水、窖水永远煮不出的故乡本味。为了这一口熟悉的烟火温情,我依旧几天如一,往返在那条窄陡的山路。遗憾的是,路面多了羊群往来留下的羊粪,虽然破坏了儿时挑水时特有的氛围,更增加了落脚的难度,但难以中止我继续去挑水的执着;走过新井,绕开老井,径直朝坝地东面的红土崖走去,然后是比儿时更难走的羊肠小道,驱动力却是心心念念的红土崖清泉。

走了二三十米的艰难,眼前早已不是儿时的景象。曾经细流乏力的泉眼,如今泉水满溢、盈盈一汪,澄澈透亮,清澈得能清晰望见井底层层泛红的胶泥。红胶泥浸润的井边泥土,常年被泉水滋养,湿润松软、温润洁净。俯身弯腰,一瓢一瓢轻舀清泉,泉水冰凉清甜,沁人心脾。再也不用像儿时那样,蹲守泉眼、苦苦等候,满心只剩满满的踏实与惬意。这份久违的爽快,洗去疲惫,治愈岁月,是独属于故乡泉水的温柔馈赠。

一次次蹒跚红土崖挑水,一次次触摸清甜的山泉,总会穿越岁月时光,勾起儿时在此静静守泉、盼水、等水的细碎过往,与如今随心取水的从容交织碰撞,新旧光影重叠,让我对这一方山泉,生出万般的感悟。

山间泉水最是有灵性。它像大地澄澈的眼眸,因人而生,因人而活,因人而生生不息。村里人代代赏识、岁岁守护,它便明眸清亮、波光潋滟,四季澄澈绵长,让人见之心安、观之心悦,饮之深深眷恋、心痴神迷。泉水亦是大地鲜活的血脉,依山而存,依人而旺,涓涓细流从未断绝。村里人走家串户、朝夕相伴、用心守护,泉水便默默滋养一方水土、润泽一方百姓,护佑村庄烟火不息、家业兴旺。

水有灵性,泉通人情。这一方清泉,从来都是与人相依共生。若是山村人烟繁盛、百姓相守,泉水便常年清澈、奔流不息;若是无人赏识、无人相伴、无人守护,泉水便渐渐失了灵气、没了生机,慢慢沉寂干涸、细流断绝,最终悄然隐去、遁于山野,只留荒芜井台、寂静山沟。这大抵便是古人所言“背井离乡”的深意:真是人离故土,泉失生机,乡失烟火啊。

这些年,随着城镇化飞速发展,无数山野村落渐渐落寞萧条。不少深山村庄人走院空、人烟稀疏,曾经滋养世代乡民的一眼眼山泉,也随之沉寂隐匿、销声匿迹。人与泉水相依相伴、共生共荣的宿命,在无数村落的变迁中,得到了最真切的印证,也让人满心唏嘘、无限怅惘。

所幸乡村振兴的春风吹遍山野,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民兴农的好政策,各级部门用心施策、聚力护乡,为古老山村带来了新生与希望。我满心期许,愿咱荣西村烟火重燃、人烟再旺、故土常青。愿小井沟的老井、新井,红土崖的清泉,皆能重焕生机、叮咚流淌,再次奏响“泉水叮咚响”的清脆乐章。

一汪山泉,半生乡愁。故乡的泉水,藏着童年,藏着温情,藏着故土最深的眷恋。

永远难忘,咱荣西村小井沟的泉水!

说说俺村当年闹秧歌

□ 薛振华

光阴似箭,不知不觉我参加俺村闹秧歌,已经过了70多个年头。记得每年大年初一吃了早饭,秧歌班要由村里办社事的长辈带领,锣鼓喧天,齐集在村外东南方迎喜神。回来后秧歌要进各家院里拜年,祝福家家如意吉祥,户户幸福安康。秧歌进院时,各家院的仙台上,要摆上花生、酒枣、油花花、炉食等,给秧歌班的人吃。记得有一年进院后,有几个年轻人顾了吃就不敲打了。有急才的梁来福,当下就编了个四六句子:“只顾吃不顾敲,你们都是个模糊脑呛、呛、呛。”

每年正月过了初五,各村的秧歌要互相交流演出。有桑湾、韩家滩、上吐京、梁家原、下令狐等。有一年到邻村韩家滩演出,时间迟了,有一个演员就唱:“上一道坡下一道坡,坡坡坂坂实在多,如果现在不起身,灯笼熄了难过河,哼咳。”

后来俺村的地秧歌(即刻板秧歌)。改为“坐场秧歌”。演出时演员都要穿戏装,文场里有鼓板、马锣、手锣等,文场里有胡胡、二弦、三弦等。

俺村的秧歌主要演出折子戏《走雪山》《游花园》《血手印》《杀媳》等。本戏有《合凤裙》《乾坤岱》《火炎驹》等,演员主要有郭万民、梁永燦、薛振统、薛廷旺和我等,我演的是《二相公卖水》《教子》等。当我担上小木桶,在音乐声中出场后,优美的动作,令台下观众拍手叫好。

有一年我们在下令狐村演出时,和新民村的秧歌对了台,即两家在同一个场地两个戏台上演出。他们演出的是磕板秧歌《断桥》,我们演的是身穿戏装的大型本戏《火炎驹》。开演后,一下就把观众都拉到我们台前,这一回我村的秧歌彩了红。

为了答谢教秧歌的师傅张凤保,我们连续两年到汾阳普会村登台演出。每场演出都是人山人海,拥挤不堪。在演出《火炎驹》时,当扮演李彦贵妈妈的刘世旺双手举木棍,格搜打仗半天,咕咚一下爬在地上时,全场观众纷纷拍手叫好。



再读《兰亭集序》

□ 梁大智

多年前,朋友送我一幅十字绣《兰亭集序》书法作品,素色底布之上,墨色字迹疏密有致、气韵舒展,一针一线复刻出千古名篇的笔墨风骨。悬于书桌前,日日相对,古朴雅致的意境扑面而来。闲暇之时,凝视这幅针线织就的作品,字句缓缓铺展,也让我重新翻开这篇熟稔的经典。年少读《兰亭集序》,只爱其笔墨风流、文辞清丽。彼时只知摹写“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”的山水盛景,只叹“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”的雅集盛况,眼中尽是春日风物的明媚与文人宴游的闲适。年岁尚浅,不识字里行间藏着的俯仰岁月、古今悲慨,只把千古名篇,当作一纸清雅的写景美文。

时隔数载,历经世事浮沉,再捧读《兰亭集序》,方才读懂王羲之笔锋流转间,藏着的温柔与苍凉。东晋永和九年的暮春,会稽山阴之兰亭,清溪潺湲,茂林修竹相伴。一众文人雅士曲水流觞、赋诗抒怀,把酒临风,观天地之大美,感当下之欢愉。那一刻,春风和煦,人心澄澈,世间喧嚣皆被山水涤荡,唯有眼前景、身边人、心中情,鲜活而温热。

最打动人心的是王羲之对人间至乐的细腻描摹。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,所以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。”抬头是浩瀚天地,低头是万物生机,目光所及,皆是盛景,心怀所至,皆是悠然。这份纯粹的喜乐,无关功名,不涉利禄,是古人与自然相融、与本心相守的通透,是喧嚣尘世中难得的精神安宁。寥寥数语,便将春日的烂漫、文人的风雅、心境的澄澈,尽数定格在笔墨之间。

可欢愉从来短暂,繁华终有落幕。宴游之乐极尽极致,转瞬便落入时光的洪流,这是《兰亭集序》最赋予慈悲的哲思。“夫人之相与,俯仰一世”,人生在世,相聚相离,起落浮沉,不过俯仰之间。曾经引以为乐的趣事,朝夕相伴的故人,转瞬之间,便成过往烟云。时光从不为任何人停留,盛景会逝,欢愉会消,青春会老,所有鲜活的当下,终将变成追忆的过往。

王羲之写尽欢愉,更看透无常。“情随事迁,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,俯仰之间,已为陈迹,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”年少不解为何极致的美好之后,皆是深沉的感慨,如今方才懂得:人之所以感伤,并不是因为离别与消逝本身,而是因为我们曾真切拥有过世间美好,却终究无力挽留。那些春日的清风、相聚的欢愉、心底的热忱,都在岁月流转中慢慢褪色,让人不得不感叹时光无情,世事无常。

世人皆惧时光流逝,悲叹人生苦短,可王羲之的格局,没有止于悲戚。他深知“修短随化,终期于尽”,人生百年,无论富贵贫贱、风雅庸常,终逃不过岁月终局,这是世间万物的宿命,无人例外。但他并未沉溺于消极与怅惘,更没有否定当下的美好。恰恰相反,正是因为深知时光易逝、人生有限,才更懂得珍惜眼前的每一寸光阴、每一次相逢、每一份欢喜。

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昔。千百年前,王羲之在兰亭临水慨叹时光无常;千百年后,我们重读此文,依旧会为这份通透的哲思心生共鸣。时代更迭,山河变迁,可人间的悲欢、时光的规律,从未改变。我们如今的岁岁欢愉、人间烟火、相聚团圆,终将成为后人回望的过往;而我们此刻的感悟与珍惜,亦是跨越古今的共鸣。

再读《兰亭集序》,终于读懂这篇千古第一行书,它不是单纯的写景抒情,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人生觉醒。它写尽山水风雅,更道尽人生真谛:人生虽短暂,岁月虽无常,但每一个鲜活的当下,每一次真心的奔赴,每一场温柔的相逢,都值得被好好珍惜。

不必叹流年易逝,不必悲世事无常。心怀澄澈,不负春光,不负当下,在有限的岁月里,活出无限的从容与热烈,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。兰亭春风依旧,千古哲思长存,一纸墨香,治愈古今所有岁月匆忙。